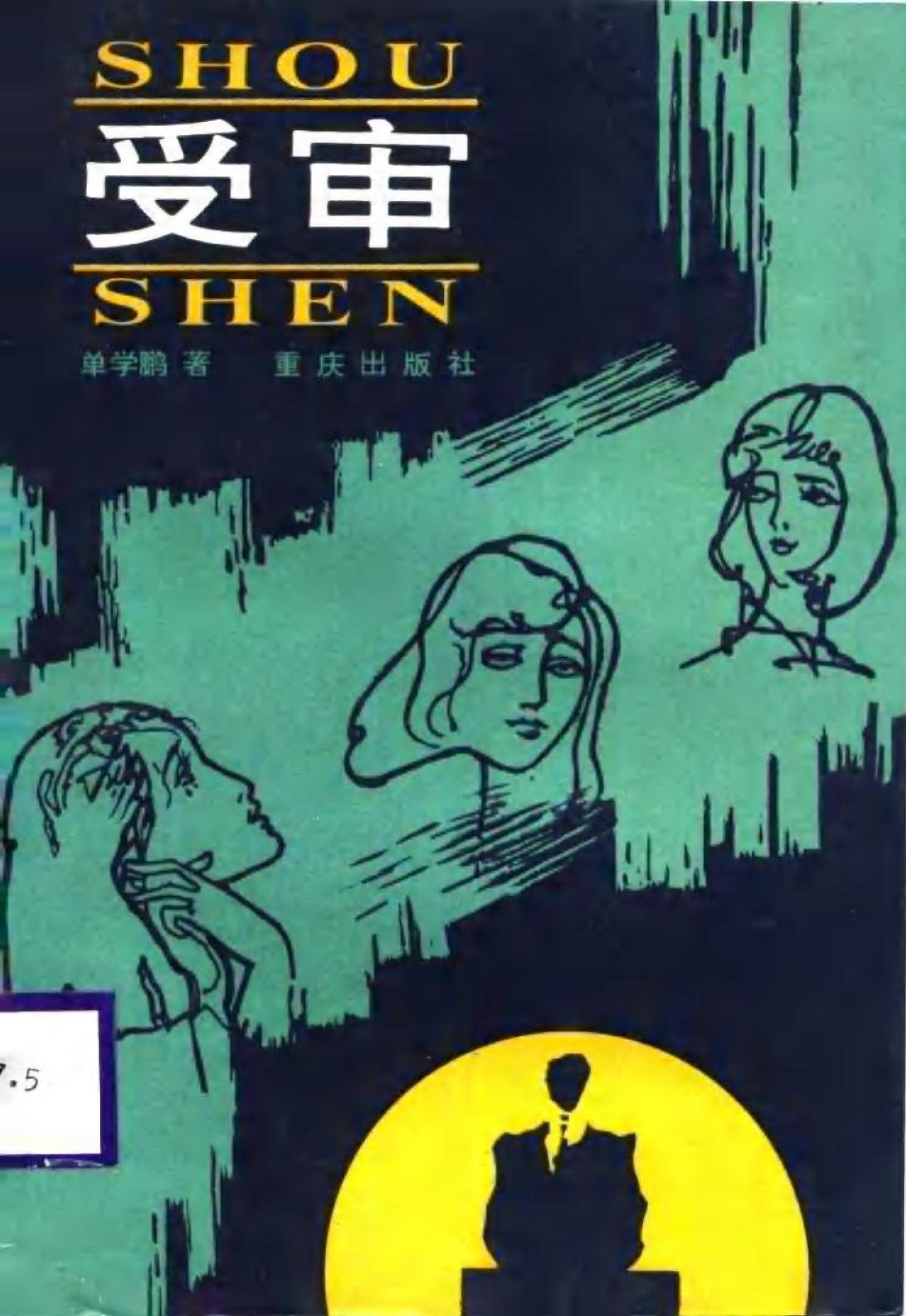


SHOU 受审 SHEN

单学鹏 著 重庆出版社



受 审

单学鹏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 王从学
封面设计 徐赞兴
技术设计 聂丹英

单 学 鹏 著
受 审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*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25 插页2 字数160千

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 800

*
ISBN 7-5366-0659-1/I · 136

定价: 2.45 元

BK87120

内 容 简 介

耿凡仁以优异成绩在某高等学府毕业，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忍痛与恋人分手，远离京都到外地闯荡。嗣后，他以其才干和谋略应聘为某市亚东实业开发公司总经理。他满以为从此可以展翅高飞，大显身手；不料，旧的习惯势力将他紧紧绊住，施展不得，加之小人弄权、上下勾结，受排挤，遭白眼，终于孤掌难鸣，一事无成。被迫离职后，他另立门户，自谋生路，又办起一家私营开发公司。历尽种种艰难之后，公司由小到大，业务蒸蒸日上，这对亚东实业开发公司构成威胁，亚东经理范世增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法庭上，权与法，新旧观念展开了搏斗。

作品围绕着这一场革新与守旧，光明与奸邪的斗争，反映了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侧面。

作品还穿插了一个曲折有趣的爱情故事，其中有男主人公昔日恋人田玉琴难忘旧情的浪漫，有公司女秘书周秋霜的热烈追求与醒悟，还有从陌生到至交、最终结为夫妇的郑娅萍与他的一段不寻常的恋爱史。情节发展跌宕起伏，引人入胜。

目 录

上卷 第十封情书：绝交 ……（ 1 ）

中卷 风云情场上：竞争 ……（ 91 ）

下卷 梦幻的情思：受审 ……（ 171 ）

.....上 卷.....

第十封情书：绝交

小 引

洽谈、协调、平衡、信息、意向书草签……，因为在市政府改革和开发办公室任职，整天忙于这些，一个礼拜下来已经头昏脑胀，再不想过问这方面的事儿。星期六晚饭后，我下决心要好好休息一下。来谈生意的客户就住在对门宾馆，说不定一兴奋马上“打”进门来。我得赶快溜之乎也。我推着自行车出了门，思忖着去哪里合适，永乐酒吧？还是……突然我想起同学周品一，前几天曾打电话来，说他被郑娅萍甩了，失恋了，痛苦异常。当时，我惊呆了这个晴天霹雳似的消息。郑娅萍是我们的同班同学，她跟周品一谈恋爱已有两年，连商定的结婚时间都告诉了我，如今怎么冷丁决裂了呢？电话中不便详谈，这事在我心中翻腾了也不止一天两天，索性，我掉转车头，到品一那里听听他们的罗曼史，然后，正儿巴经地开导他一番。

我很快来到周品一任教的市商业学校，宿舍里周品一正在擦皮鞋，看样子也要外出。——我们见了面，他苦笑着朝我点点头，算是心犀相通地打了一个招呼。

“怎么，你要出去？”

“唉，”周品一叹息一声，说：“丢了一个，总得再找一个呀。”

“去谈对象？”

“有那么点意思——今天是头一回见面儿。”

“糟糕，”我遗憾地说：“太不巧了，今儿个我是专门来听你谈娅萍……”

周品一注视我一会儿，从裤兜掏出一串钥匙，转身打开抽屉的铁锁，取出一大叠拆了封口的信，像搬着千斤重石似地放到我面前，说：“这是她最近一个时期写给我的信，你这‘改革和开发办公室负责人之一’看看也许有些益处，信皮上编着号，你可以从头看起。——唔，我去会一会那个姑娘，争取九点以前赶回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我一把拉住周品一，说：“你们的情书，我这局外人……”

“唉，老同学么，没啥大不了的；瞧到刺眼的地方就闭上眼睛。——现在我服气了，我是情场上的失败者……”

— 第 一 封 信

亲爱的品一：

……鞭炮声，乐曲声，欢笑声，冲上云天，响彻四野，浩瀚的大海都沸腾了。亲爱的，我念叨过多少遍的“亚东实业开发公司”终于成立啦！这是个全新的经济实体——机构新、名称新、人员新、业务新、领导人新……，一句话，一切一切都新！市委、市政府和各局委的负责人赶来祝贺，五颜六色的小轿车首尾相接排出好远，再加上初夏的阳光，和

煦的海风，映着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的大牌子，甬提多么壮观、美丽。我能成为这个新单位总经理办公室的秘书，感到无限光荣和幸福；从今往后我就能辅佐总经理、经理和首席副经理干开拓型的事业了。啊，开拓，多么叫人神往啊！亲爱的品一，你不为我高兴吗？我终于跳出那个老气横秋、死气沉沉、叫人透不过气的单位，来到这个能够眼观四海、发挥专业特长、创造真正经济价值的开发型企业，觉得连人格都提高了一大截。我是幸运儿。如果你在我身边，或者你出任总经理，将会更惬意和幸福。我们总会有那么一天的。——哦，市长来了，公司三巨头依次迎上去和市长握手寒暄。走在最前面的是总经理耿凡仁，他年纪尚轻，三十有余，看上去很有风度。漂亮的银灰色西装和红蓝掺半的领带，更给他增添了些风采；听说他两年前从北京外贸学院毕业时学院想留他当助教，但他执意要到基层干开发性的实际工作。这次应聘总经理，市政府请来了北大、南大和外贸学院十几位老教授，加上政府各级领导，黑压压坐了一片。耿凡仁冷静沉着，在九十七个应试人中笔试、答辩独占鳌头。实事求是地讲，这个人不简单，但我不大喜欢他，他挺傲气。我跑前跑后为他服务，他竟没用正眼瞅我一眼……。品一，坦白说，“亚东实业开发公司”招贤广告一出，我曾想让你来应试，一旦你合格受聘，我们就用不着托门子赖脸地要求往一个城市调了，你可以大摇大摆、神气十足、光明正大地来到我的身边；可后来我见报名的人太多，大海涌潮似地一浪跟着一浪，便心凉了。不过，虽然你一向不愿与人竞争，我还是爱

你。

这会儿，五位外国客人来了，使火热的气氛达到了高峰。经理范世增跑前跑后地忙着，既热情又得体。他年纪稍大，自己说四十有一，看外表估计四十五岁往上；这无关紧要，关键是有工作能力，他有开创局面的宏图大略。他已经明显地发胖了，但不过份，却更有长者风度；长着一双透着聪明劲儿的眼睛，面孔显得既和善又亲切，染过的黑发抹在脑后，很有领导人的气质。品一，我说范世增不凡，是有根据的：他原是 B 县供销社的业务科副科长，由于当地领导不重视他的才能，才一跺脚来到我们这里应试经理。对经理——实际是副手，但为体现一切都新，取消副字，增设总经理——的考核不那么严格，只经过主管部门的领导笔试和答辩就可以了。但这也很简单，他淘汰了三十四名应聘者。他是有工作魄力的，不讲别的，仅从筹划这个庆祝活动就清楚地显露出来。当时总经理似乎无从下手，而范经理一笑道：“这事由我来操办，大家用不着犯难。”他果然不负众望，把今天的“开市大吉”搞得火炭一般，还严丝合缝滴水不漏，我算服气啦！

美中不足的是，我们现在的房子太少了，仅在市外贸局办公大楼的东侧，租赁了五间半房做为临时办公室，每天要付二十多元钱的房费。不过总经理讲了，他正联系几间木板房，一旦借到手就搬过去。也怪，各机关天天喊精简机构，精简了几年办公楼却越来越不够用。唯有老天爷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。哦，品一，我还没向你介绍“首席经理”曹三四

哩。你可能以为，这位“首席”经理是在经理之上的一位全权经理吧？实际他是副经理，为显示一切都新，才加上了“首席”二字。这不光他本人高兴，对外叫着也新鲜，将来与外商谈生意也显得有权威。中国文字之丰富，足够我们挑拣选用的。为叙述方便，暂且在此简称为首席。——曹首席仅比总经理年长几岁，应该说还在年轻人之列。他原是港口的外轮理货员，经常与外轮的海员打交道，自修英语达到笔译资料的程度，口译也能对付一般的日常谈话；之后又自学了全部高中课程，主攻了两年写作课。他性情比较内向，别人谈天他总是安静地听着，极少插言；身为“首席”，却很少指挥别人，不少杂务事都亲自动手；开始我很不好意思，以为他有意做给我看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似乎出于一种“本能”的意识，并没有向别人显示什么。——我曾暗暗责怪自己犯疑心病，也许这是弱点？曹首席老是笑眯眯的，好像生活中从没有过烦恼；对上边两位经理的吩咐，总是乐呵呵地执行，从没有表现过一丝一毫的勉强。我觉得他很可亲，不像总经理那样带着一点傲气，也不像经理那么长于周旋。我乐于接近这位首席。

请原谅，我把公司的“庆典”活动大大削减了。

现在是深夜，静得听得到海边的涌浪声。同室的小周去会男朋友，竟到这个时候还不回来。这丫头太重情，对那个高干子弟有求必应，迟早要出事，或者已经出过“事”了，我有预感。哎呀，我干么讲人家，接着说我们的“亚东实业开发公司”。下午送走最后一批道贺的人们，总经理耿凡仁

即刻提议召开经理办公会，主题是公司今后的大计方针。我曾经听他不止一次讲过，我们这个公司的特点，是先有几位经理，将名声吹出去之后，再招收工作人员，继而开展业务……“怎么才能以最快的速度，抓到最佳的经济效益？”这是总经理近来挂在嘴边上的话，仿佛他脑子里整天都在琢磨怎样把别人口袋里的钞票搞到自己手中。——所谓经理办公会，也只不过加上我这秘书四个人。可能总经理觉得人太少了，把刘茂清和秦国玉喊了进来。我暗自有点不满，你干嘛自个儿去叫人呢，我坐在这儿你看不见吗？目中无人……

“哎呀，这一天把人折腾得哟！”范世增经理双手捧着茶杯，像摊泥似地倒在单人沙发上。人们都坐定之后，总经理三言五语讲了需要研究的事情，说：“打开我公司局面的关键，是摆脱旧的一套办事方法，要讲效率和效益，包括开会研究工作和处理日常事务。——好了，我先提出问题：我们的外引内联业务，怎么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展开？”我记下这些话，禁不住在心里说：“你也太操之过急了，公司八字还没一撇，就想外引内联……”

这时范世增经理放下茶杯，望望所有与会人员的脸，笑悠悠地说：“总经理讲得非常对，但有一点似乎忽略了，那就是我们公司的自身建设。为更好地开展业务，我们必须首先将公司内部的职能部门建立健全起来。嘿嘿嘿，同志们说呢？”我觉着范经理的意见是对的，内部职能部门不齐全怎么开展业务呢？看来范经理肚子里是有“货”的，甚至要比

总经理和首席的路数宽些。总经理邀请来参加会的小刘和小秦，眨巴着眼睛望着三位经理，但都没有张口讲话。我心里明白，这两个人跟总经理是贴心的，否则就不会让他们参加这种会……。这当儿，只见范经理从皮包里取出笔记本，翻开瞧了瞧接着道：“我这里搞了个初步方案，仅供讨论参考——党委办公室、经理办公室、秘书室、组织科、宣传科、行政科、外引科、内联科、财会科、计划科、物价科、信息科；另外，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、计划生育等等放在一块，成立一个综合科；科下边设若干个股，股下边设若干组……。这样职责分明，我们指挥起来也条理清楚；嘿嘿嘿，这仅仅是第一步的设想，一旦业务需要再增设临时办公室。”——冷丁，我发现耿凡仁总经理的面色变得极其严肃了，嘴唇鼓动几下，但没有吐出一个字。小刘和小秦也把脑袋耷拉下去。而范经理讲完，脸上的神情是平静得意的，仿佛他在上任之前就把“亚东实业开发公司”的组织机构设计好了。首席望望范经理又瞅瞅耿总经理，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范经理讲的机构设置是必要的，不过似乎过于细了一点儿，信息科和物价科可以合并，妇联、共青团和计划生育由一位同志管起来就行了。别的设置我看挺合适。”曹三四点了头，下边就看耿总经理的态度了。小刘和小秦也在盯着耿总经理，他俩的眼神是惊怔的……

这时候，耿总经理盯着自己的笔记本，既没抬头也没有立刻开口的意思。他紧锁着眉头，像在深深地思考着什么，抿得很结实的嘴角不时抽动一下……

室内静悄悄的，空气有些紧张。我停住笔，瞅瞅这个看看那个，心里开始不安了，经理们的第一次会议就这么不痛快，今后开展起业务会怎么样哩？我曾设想，只要总经理说一声“同意范经理的意见”，那么会议会马上轻松下来，甚至皆大欢喜，然而总经理……“按我原来的设想，”耿总经理终于张嘴了，“实业开发公司只设一室两摊——经理室、业务和信息摊子。不设党委。如果党员超过三位，就成立不脱产的支部——支部活动不准侵占公司正常的业务时间……”我发现，小刘和小秦把头昂了起来，脸上显露出笑模样儿。而范世增和曹三四却把眼睛睁大了；特别是范经理，一下把腰挺得溜直，即刻抢着说：“哎呀，凡仁同志，恕我直言，你这个设想可太缺乏政治喽！党是领导一切的，公司不设党委怎么行？那我们这个公司成了什么性质的？——我谈的机构设置，拿到天边也不会让别人挑出毛病。”曹三四也插腔道：“我们要接受过去的教训，摆脱党的领导的帽子可不能再戴——我们别的方面可以出新，唯有这套组织机构不能……”小刘打断曹三四的话说：“那么，为尊重传统，干脆把‘支部建在连上’好了。——我们的任务不是做生意，而是端着机关枪去打仗！”小秦哼一声，没有张口说什么。会议很难往下进行了。耿总经理红着脸，憋了老半晌才小声说：“下次再议吧。”

会散了。我收拾壶碗。耿总经理脸朝外站在窗下，许久许久都没有动一下，忽然他扭过头说：“娅萍同志，你在会上为什么不发言？”我忍不住乐了：“经理们讨论大计方

针，我这‘小秘书’怎么好讲话呢？”

“唉——”耿总经理长长叹了口气，心事重重地又扭身面对窗子去了。

我此刻突然产生一种感觉，总经理虽有小刘、小秦等几个年轻人为其保驾，但他们全是无纱帽翅的平头百姓，因此总经理显得非常孤单，他的宏图大计很难畅通无阻……

不过，我又一琢磨，范世增和曹三四讲的，也并不完全是错的呀，总经理当时如果一点头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耿总经理是不是太固执己见了？也许这与他的高傲有关系。当我端起壶碗往外走，他还是那么站着。我发现他的后影是很动人的，——亲爱的，别吃醋，这是直感，他稳健中带出潇洒，冷静中可见激情。我不知他在想什么？像他这种年龄，大约正思念爱妻幼子？他对自己的事守口如瓶，除去工作不讲一句多余的话，但这么一来更勾起我的好奇心……哦，亲爱的品一，我不能再写下去了。小周回来了，她满脸泪痕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？

吻你，品一！

你的娅萍 ×月×日

旁 白

今晚本不想接触改革和开发方面的事；看别人的情书肯定是最开心的，万没料到情书里讲的仍然是改革和开发。经验告诉我，纯洁、简单的娅萍对她们的公司过于乐观了，对其

中潜在的危机没有丝毫认识。或许，作为总经理的耿凡仁倒看出些端倪，但是事情的解决往往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。即便在其位，名正言顺，也未必能谋其政、司其职、用其权。大千世界、无奇不有。暂且往下看吧。

二 第二封信

品一，亲爱的：

……我从近日的实践中体会到，“胳膊拧不过大腿”这句格言是无比正确的。

尽管耿凡仁总经理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反对范世增经理提出的公司内部机构设置，但是较量的结果，还是按照范经理的意见摆开了摊子。他不仅有“群众基础”，还得到上级的大力支持。范经理和曹首席观点相近，迅速地结成了“神圣同盟”，一致对付耿凡仁，从而形成二比一的局面，使总经理孤掌难鸣。虽然小刘和小秦站在总经理一边，会上会下没少跟范经理叮咛，可领导大计方针已定，群众又奈何得了什么？由此我深深体会到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“依靠群众”是高明的领导人打出去的一个旗号。更重要的是，范经理的活动通了天，得到市委书记和一位副市长的支持，腰板犹如加了钢筋混凝土。市委书记说，公司党的领导应该加强，不设党委是错误的；不过耿凡仁同志是个人才，应帮助他提高认识，使他加强党的观念，尽快把他吸收到党内来，等等，等等。那位副市长讲，公司可以设一些职能部门，但要讲

“科学性”和“系统性”，这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向；现在起的这些名字太陈旧了，要“能够适应发展了的形势”。于是乎，范经理又动了一番脑筋，把组织科改为“人才流动科”，把宣传科改为“宣传教育中心”，把外引科改为“引进最新技术科”，把内联科改为“国内开发中心”等等。

这么一来，可以说公司上下皆大欢喜，唯有耿凡仁总经理终日紧皱着眉头。小刘、小秦等人很不平，几次来找总经理愤愤地说这与老的官僚机构没有区别，根本不能适应实业开发公司的需要。——昨天下午，范经理把小刘叫去，曹三四把小秦叫去，两位经理将这两个人狠狠尅了一顿：今天一上班，由于“革命工作的需要”，小刘被调到食品厂做宣传干事……。

傍晚时分，耿总经理来到我的住处，让我为他抄写一份资料。他交待完工作，没有立刻走开，坐在床边像是还有话要讲。一直到小周出去打开水，耿总经理才说：“娅萍同志，你看咱们公司的工作怎么样？”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不是挺好吗？热热闹闹，忙忙碌碌。”“唉，我真为它担心，”耿总经理叹息着说：“照这样办下去，活力很快就没了。——将成为一个僵死的机构。”我睁大眼睛望着他，仔细一想，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，公司成立整整半个月了，几位经理一直在折腾内部机构的设置，还没有正经抓一抓业务，甚至找上门来要求投资或联营的，也用“机构还不健全”推了出去。即使总经理揽来业务，下边也没有人协助去跑，使总经理干瞪眼着急。“娅萍同志，”耿总经理又抬起